

# 印度佛教思想史

密教時代及頹廢時代的佛教（西元六五〇年以後）

宇井伯壽作  
印海譯

倘若看西元三九九至四一四年之間在印度旅行的法顯三藏所記載之佛國記一書，則知道當時西印度、北印度、南印度佛教隆盛，而中印度毋寧是顯得衰頹了。在以前，中印度因彌勒、無著、世親學說而佛教復興於一時。從西元五〇〇年頃始，那爛陀寺成爲佛教教學之淵叢，各地學者聚集一處。到了西元六二八至六四五年之間，依據玄奘三藏西域記所記載印度的情況，各地佛教都已衰微，而以那爛陀寺爲中心的佛教尚稱盛況。以後在六七一年至六九五年之間依據去印度遊學的義淨三藏說：佛教那爛陀寺與西印度跋臘毘（即現今Kathiawar半島的東部）的二處爲中心地，其他皆已衰頹不堪。那爛陀寺，代代盛行中觀、瑜伽行兩派之教學。然在義淨之當時，密教已盛，設有壇場，此即表示由其他地方因得密教勢力而進入教學之中心地帶矣。

西元六五〇頃，大日經，即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出

現，因有遠代龍樹時代孕育的真言系統，伴隨着如來藏緣起，高唱菩提心。依據時代傾向，於是達到即事而真的胎藏之理。在實際應用上，不但採取諸宗一向所說的三密加持，並採用印度教爲一般人所易行的修持法，但這些修持法卻又不爲本來佛教所歡迎的方式。另外繼有金剛頂經出現，說明金剛界之理，胎藏界之理與金剛界之智兩者相攝、相俟，密宗於是得勢。大日經之根本，經由般若思想、華嚴思想而成，對金剛頂經說，則包含了瑜伽行派思想。依當時佛教說，此二經幾乎包含了所有佛法的精要，而又廣泛含蓄深邃秘奧之說。這恐怕是密宗突然盛行的主因。

當時的學者有著手杖論的作者釋迦稱（西元六〇〇—七〇〇年），大乘集菩薩學論、入菩提行論（即菩提行經）、集經論（即大乘寶要義論）的作者寂天（西元六五〇—七五〇年）。集諸法寶最

上義論之作者善寂，最重視菩提心，以菩提心統括了一切教說，當然密教還有其餘的教說。另外有著攝真實論的作者寂護（西元七〇〇—七六〇年），其弟子蓮華戒（西元七三〇—八〇〇年）又註釋了攝真實論，以及著集大乘相論之覺吉祥智（西元七〇〇—七六〇年），有很多密教學者都有不少的密教著作。

寂護到西藏是受西藏王之邀請，並與藏王親妹結了婚。他並召請蓮華生由那爛陀寺來西藏。蓮華生是密教入西藏而成立喇嘛教的人。蓮華戒著有廣釋菩提心論，菩提心觀釋，此二書皆有漢譯本存在。大日經也傳入於西藏。覺吉祥智是西元六六〇年頃，應波羅王朝法護王（西元七六五—八二九年）所請，是在苑伽斯河岸修建超岩寺的領導人，也是左道派密教之人。此寺是密教專門道場，所說的多半是左道派。左道派由印度教性力派（Śakti）衍變而來，以淫欲即是道等，不重通達文字之實修，含有很多卑俗低級的成份。密教所包括的採用了印度教，在長期擴展其範圍中幾乎攝取了印度教所有諸神祇的一些儀式，於是製作了頗接近混合淫猥的丹多羅文學。密教中所表現修道稱為金剛乘，大樂乘，左道派很多行經是呈現出頹廢與糜爛。

波羅王朝之基拉卡（西元九五五—九八三年在位）王時的超岩寺，有最著名之六賢門之學者，他們都是優秀學者，也都是左道派。密教如此的漸次隆盛，跟隨着印度各地佛教更加衰微，佛教恐怕完全淹沒於印度教中去了。以中印度的那爛陀寺為中心的佛教，從此一蹶不振，到了十世紀前後，要尋找真正的佛教徒如昔日的諸論師，一個影子也沒有。西元一二〇三年回教的將軍巴古代那·克里基焚毀了超岩寺，迫害殺戮所有的佛教徒，有些遁隱、還俗，逃到尼泊爾等邊境，從此佛教的形骸消失。然而有些因受密教弘布的侵潤，很驚恐的逃到遠地的馬來半島、南洋諸

島，以及附近的 Bengal 州等邊境地區，到現在，尚有變了形的佛教信仰繼續存在着。佛陀世尊在印度思想中，所開拓出的新思潮，長久地感化了世風人心，在思想上、學問上、信仰上，沒有任何系統可以相提並論，却在印度本土消聲匿跡。

佛教在中國，於學問理論上開放出最美麗的花朵，在日本也結出優秀的果實，這兩者都係拜印度佛教之所賜。然而印度密教之頹廢氣氛建立在卑俗之儀軌上，到了唐、宋之間多數已傳譯到中國。在不同的國情中，真率的中國佛教徒們都全部的在實際上採用。這滲入了左道派的要素密教，在中國並沒有見其獲得十分的組織而釐劃清楚。於是日本弘法大師得到此一組織融化中國佛教精髓，產生出佛教真的精神。所以密教其本身是怎樣的一種佛教？要否存在？應先了解，印度的密教是介入了印度教令人不喜歡的成份，又墮入人性本有的弱點而召致佛教滅亡。在這一點上，以學說看是構成了不少的缺點，但是可以設法彌補的。所以印度佛教的滅亡，認為是中觀派、瑜伽行派末流偏重於學術理解之傾向為遠因，密宗傾向頹廢狀態為近因。呵斥小乘佛教為淺薄。相反的實際上多著重於信行方面，這是此一時代普遍存在的現象。

原載一九八八年第六十九卷第八號「海潮音」

